Diocese

In church governance, a diocese or bishopric is the ecclesiastical distric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 bishop.

教區是天主教、東正教、聖公會等基督宗教宗派使用的一種管理區域或機構,由數個堂區組成,並設有一位主教擔任最高領導者。其字源來自於希臘語「διοίκησις」(dioíkēsis),即管理、行政或政府之意。

西元 4 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神職人員在政府獲得與地方行政官相等的地位;當教會時便以羅馬帝國的管區(拉丁語: dioecēsis,希臘語:διοίκησις;形成於四帝共治時期)為基礎,建立起與政治轄區平行的行政區,並以主教為最高首長。西羅馬帝國滅亡 後,這種教會行政區保存了下來,成為延續至今的教區制度。

Augustine of Hippo

希波的奧斯定(拉丁語:Augustinus Hipponensis;英語:Augustine of Hippo)或聖奧思定(英語:Saint Augustine 或 Saint Austin),俗稱聖 奧古斯丁。原稱奧勒留·奧古斯提奴斯(拉丁語:Aurelius Augustinus,354 年 11 月 13 日 - 430 年 8 月 28 日),羅馬帝國末期北非的柏柏 爾人,早期西方天主教的神學家、哲學家,曾任大公教會在阿爾及利亞城市安納巴的前身希波(Hippo Regius)的主教。

他出生於羅馬帝國在北非的阿非利加行省的塔加斯特城,在羅馬受教育,在米蘭接受洗禮。他的著作《懺悔錄》被稱為西方歷史上「第一部」自傳,至今仍被傳誦。奧斯定會是跟隨其所制的生活方式的修會。

他死後被天主教會封為聖人和教會聖師,也被東正教會等奉為聖人,並稱為恩寵博士(拉丁語:Doctor Gratiae,這一稱謂源於他在與伯拉 糾的論戰中,對神的恩典的強調。),但其部分神學理論不被東方基督教認同,而被視為是若干異端理論的重要源頭。他的死也被西方史 學界視為歐洲在精神層面上的中世紀的開始。

Arius

亞略(拉丁語: Arius, 250年-336年), 又譯亞流, 天主教稱亞略, 是領導亞略教派的早期基督教人士。

亞略及其教派是一位神論者,認為聖子耶穌基督次於聖父,亞略認為,聖父是上帝,是永恆而獨一的存在,在上帝以外沒有能與上帝平等的,因為一切在上帝以外的個體,都是上帝所創造的,並且地位都在祂以下,連聖子耶穌也不例外。因此,亞略認為耶穌比上帝低一等,是受造的,他認為聖子不是永恆的,而是「有開始的」,因為祂是「從父而出」的受造之物。亞略的論點,與三位一體的基督教傳統教義是對立的,以致引發爭論。結果,在公元 325 年的基督教大公會議(即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被取消教席和斥為異端。

後來因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神學態度上的變更,勢力得以保存,君士坦丁的支持,或許與亞略反對教會佔有大量財富有關。

Arianism

亞略教派(英語:Arianism),又譯亞略派,即亞略主義,是 4 世紀亞歷山大港正教會的包加里教區長老亞略及其支持者的基督徒派別,故稱亞略派。認為《聖經》的啟示說明耶穌次於天父。亞略派拒絕使用「本體相同」這個詞語去描述基督(子神)與父神的關係,而是採用「本體相異」來描述。其教導在不同的大公會議中都斥之為異端。另外亞略也反對教會佔有大量財產。

Apatheia

Apatheia (Greek: ἀπάθεια; from a- "without" and pathos "suffering" or "passion"), in Stoicism, refers to a state of mind in which one is not disturbed by the passions. It is best translated by the word equanimity rather than indifferenc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patheia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odern English apathy, which has a distinctly negative connot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oics, apatheia was the quality that characterized the sage.

Whereas Aristotle had claimed that virtue was to be found in the golden mean between an excess and a deficiency of emotion (metriopatheia), the Stoics thought that living virtuously provided freedom from the passions, resulting in apatheia. It meant eradicating the tendency to react emotionally or egotistically to external events,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ontrolled. For Stoics, it was the optimally rational response to the world, for things cannot be controlled if they are caused by the will of others or by Nature; only one's own will can be controlled. That did not mean a loss of feeling, or total disengagement from the world. The Stoic who performs correct (virtuous) judgments and actions as part of the world order experiences contentment (eudaimonia) and good feelings (eupatheia).

Anthony

大聖安東尼(希臘語:Ἀντώνιος Antṓnios;阿拉伯語:الفديس أنطونيوس الكبير;拉丁語:Antonius;科普特語:ΔΒΒΔ ΔΝΤωΝι;英語:St. Anthony the Great,約 251-356 年),或稱「埃及的聖安東尼」、「大聖安東尼」。羅馬帝國時期的埃及教父。是基督徒隱修生活的先驅,也是沙漠教父的著名領袖。

聖安東尼生長在富有的基督教家庭。自幼個性安靜恬淡,且常與家人前往教堂,異於當時輕視信仰的年輕人。聖安東尼大約十八至二十歲時,父母相繼去世,便將龐大財產和唯一的妹妹交付給他。有一次,聖安東尼走在路上時,反覆思想眾使徒是怎樣捨棄一切而跟隨主。聖安東尼一邊思想這些事情,一邊走進教堂,當時有人正在宣讀福音書,就是耶穌對富有的少年人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這句話深深激勵聖安東尼,使他保留部分財產給他的妹妹,將餘下的變賣及賙濟窮人。不久後,又聽到一句話說:「不必杞人憂天,車到山前必有路,着眼當下足矣。」聖安東尼於是放棄所有財產,並將妹妹交託給受尊重和可靠的貞女們後,便進入隱修生活。

那時候的隱修風氣尚未興盛,因此每一個期望關注靈修生活的人,多在自己家鄉附近獨自修行。聖安東尼首先在自家附近退隱達十五年之久,並向住在附近的隱士們學習如何善度隱修的生活。當聖安東尼三十多歲時,便渡過尼羅河,到沙漠中一座名叫庇斯比爾(Mt. Pispir)的山上,住在一個荒廢多年的軍用城堡中,追求祈禱和獨修的生活。聖安東尼剛搬去時,城堡中有很多的蛇,於是他先把蛇趕出去。在生活環境方面如此,在屬靈方面也當如此操練。聖安東尼將自己鎖在城堡中二十五年之久。他的一位朋友每年兩次把半年需用的麵包送給他,因為當地天氣乾燥,麵包不易變壞;此外,城堡內有泉水源供應食水。對聖安東尼來說,只要有神同在,水和麵包就夠了。

根據聖亞他那修《聖安東尼傳》的記載,在這段時間中,聖安東尼除了默想神之外,其餘的時間只作二件事:一、與內心的情慾爭戰;二、與魔鬼的權勢爭戰。可見在這二十五年內,他把三分之二的時間花在與罪惡爭戰。雖然如此,聖安東尼並不因為獨修與爭戰而憔悴。由於聖安東尼二十五年深居堡壘,他的朋友們一直很關心他的健康,於是在二十五年後破門而入,進入城堡。他們以為會看見一位殘弱的老人,然而他們見到聖安東尼的樣貌比二十五年前更平靜而健康。這件事情也引起時人的關注與讚賞。

因此,聖安東尼的品格與智慧就吸引許多民眾向他求教,以致於影響他的獨修生活。當時跟隨聖安東尼的群眾效法他的榜樣,也在庇斯比爾山附近的山洞或小屋中獨修,而聖安東尼則固定地予以會晤並指導,如此維持了五至六年。

隨後,聖安東尼退隱到尼羅河與紅海間的克津山(Mt. Colzim)曠野,在那裏度過他最後的 45 年半獨修生活。雖然聖安東尼重視獨修,然而他也關懷其他基督徒的生命,因此他時常往來於自己的小室與庇斯比爾山之間。羅馬皇帝馬克西米努斯於 311 年興起教難期間,聖安東尼兩度前往亞歷山大城,願與當時受到迫害的基督徒同殉道。他走訪並安慰那些被囚禁的基督徒。當總督看到聖安東尼不顧生死地宣揚他的信仰時,命令聖安東尼離開亞歷山大城,甚至要加諸刑罰,然而聖安東尼仍堅定地與總督辯論,最終此事平息,聖安東尼也平安返回他所隱修的堡壘中。後來聖安東尼不再需要完全的獨居生活,於是將追隨者組織為一個隱修團體。他做了這個早期修道院的院長,並且將類似的團體聯結成一個網絡。

約 355 年時,聖安東尼與聖亞他那修致力於對抗當時盛行的異端亞流主義。次年,聖安東尼逝世。當時埃及的喪葬風俗,是以香料殮屍,使屍體能長時間保存而不腐壞。聖安東尼對此大為反對,所以他在臨死前吩咐,他的遺體由麥加利沃斯和亞麥大兩弟子埋在泥土中; 埋葬地點應嚴守秘密,不許告知外人。聖安東尼遺命將平日常穿的一件羊皮衣服和一件大衣贈送給聖亞他那修,表示他與聖亞他那修在信 德上永相團結。另一件羊皮衣贈送給山拉本主教。他身上穿的苦衣則由會士保存,做為紀念。

聖安東尼的隱修風範影響後代基督徒,其中尤以聖奧古斯丁為代表。聖奧古斯丁在他的《懺悔錄》中,描述當他看到聖安東尼的一生後,所帶給他的衝擊(當時聖安東尼已過世三十年)。聖奧古斯丁說:「我們聽了自己不勝驚奇,竟在這樣近的時代,就在我們的並時,你的靈異的跡象在純正的信仰內,在公教會內顯示了確切不移的證據。」聖安東尼雖非首位隱修士,然而他的榜樣促使修道生活的興盛,使後人尊稱他為「修道運動之父」。

Pachomius

帕科繆(希臘語:Παχώμιος Pakhomios;科普特語:Πασωμ;英語:St. Pachomius the Great),團體修道生活創始人。原為士兵,約在 312 年改信基督宗教。其後,決心以潛修方式落實信仰生活,爾後發現此種生活太不規律,於 315-320 年間,在埃及中部的底比斯 (Tabennisi)建立基督教第一所修道院,並撰寫團修式修道生活的規則。使有心潛修基督信仰的人在宣誓下一起生活分享,崇拜、工作、飲食、主餐、沉思經文。修道士緊密的組合而成一個團體,產生一種理想的基督教社會觀念與世俗世界、及因妥協而腐化的教會觀念相對照。除了建立男修道院外,帕科繆也鼓勵女性建立類似機構一設立女修道院。終其一生,帕科繆共建立十所修道院。

Basil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希臘語:Μέγας Βασίλειος,拉丁文:Basilius Magnus,或 Καισαρείας Βασίλειος,Basilius Caesariensis,約 330 年 – 379 年1月1日),或譯巴西略、聖大巴西略、大聖巴西略,該撒利亞主教,4 世紀教會領袖。與拿先素斯的貴格利和尼撒的貴格利並稱加帕 多家教父。在羅馬天主教會尊為教會聖師。

約330年,巴西流生於該撒利亞加帕多家的一個富有而敬虔的家庭。其父老聖巴西流,母親聖伊美利雅,祖母聖婦長馬克利諾,長姊聖女馬克利納,弟弟女撒的貴格利,以及彼得,色巴思(Sebaste)主教。有歷史學家認為東正教的聖女 Theosebia 是他最年幼的妹妹。幼年時,巴西流隨家人遷往本都(Pontus);但他不久就回到加帕多家與母族住在一起,因而他有可能由其祖母撫養長大。

巴西流在君士坦丁堡及雅典學習,四五年間,他結識了同學拿先素斯的貴格利,並和未來的皇帝尤里安成為朋友。他們都受到俄利根很大 影響。

在雅典期間,他開始了對宗教的嚴肅思考。他尋訪敘利亞和阿拉伯的隱修者,學習敬虔熱誠,以及如何以苦修戰勝肉體。

此後,他擔任本都的 Annesi 附近的一家女修院的院長。其時,他母親伊美利雅已是寡婦及其長姊馬克利納等都在那裏度敬虔禱告的生活。色巴斯的優斯塔修當時已在本都隱修,因此受到巴西流的尊敬。然而他們在教理上存在分歧,導致他們兩人漸行漸遠。在 360 年君士坦丁堡的會議上,作為半亞流主義者安居拉主教巴西流的隨員,他與堅持「同質」(homoousia)者一起共同反對亞流主義。與亞他那修一樣,他也反對馬西頓派。

巴西流因為他的主教 Dianius 簽署了 Rimini 會議所定的信條而與之決裂,直至 Dianius 逝世前才與之和好。巴西流在 365 年成為該撒利亞長老,這可能是他上司優西比烏(並非教會史家優西比烏)的請願的結果,因他們希望以他的智慧反對人多勢眾,又有皇帝瓦林斯支持亞流主義者。

370 年,巴西流接任優西比烏成為該撒利亞主教。由於該撒利亞教區的重要性,其主教是本都當然的督主教。他不僅熱衷於正統,對於對手的優點他也不會視而不見。為了和睦的緣故,他在不犧牲真理的情況下可以妥協放棄正統所使用的術語。瓦林斯千方百計地要把亞流主義引進他的教區,而他則盡其所能抵擋。皇帝有意將他放逐,可是最終沒有下手。

為了使教會擺脫亞流主義,巴西流亦曾向西方教會尋求支持,也得到亞他那修的幫助。然而在聖靈的本質上,巴西流遭到了質疑,儘管他也認為聖靈與父子本質相同,但出於東方教會的傳統,並不使用 homoousios 一語。因為這一原因,約於 371 年時,他遭到修士中極端分子的非難,而亞他那修則為他辯白。他與優斯塔修因教義上的分歧而引致猜疑,而另一方面,他對極端的「同質說」感到不快,在他看來,這是復活的撒伯流主義異端。

巴西流生前未能親見教會擺脫意見分歧的困擾,也沒能看到他在東西教會之間的努力取得成功。他染上肝病,而他的苦修生活加速了他的 早逝。

他曾在該撒利亞建立救濟機構,作為救濟院、醫院和收容所。

Otium cum dignitate

Leisure with dignity